

史地小叢書

神聖羅馬帝國

雅各
胡涵
著
真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E. F. Jacob 著
胡涵真 譯

史地神聖
小叢書
羅馬帝國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第一章	德意志的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一
第二章	帝國的強盛時期	九
第三章	理論的根據	三三
第四章	帝國衰亡的開始	五二
第五章	帝國的過去	六九

YAO 九

YAO 九

爲要解釋上述的問題，必須說明一種偉大理想的史實，那種異樣顏色的地圖，原僅描寫着那些德意志各小邦的集合體（Corpus Germanicum），但同時他卻昭示一種偉大的理想，或精神，便是古代羅馬帝國的復現。這個帝國包含着許多侯邦，被人看作世俗的集團，與基督教會相對合的。再和古代羅馬同樣情形，這個帝國是世界的，並且也是極神聖的。因爲他的疆土，便是基督教區的集合；他的皇帝，在卽位時，必須舉行神聖的加冠典禮，親授教皇勅封的緣故。但是歐洲史上的事實，很明顯的指示這種偉大的理想，怎樣產生，和怎樣局部的流行於應用德意志語言的國家裏；歷代皇帝的政策，怎樣消滅了統一和中央集權的企望；那宗教的派別，和地域的成見，又是怎樣的增盛起來；而且怎樣延長了政治的弱點，使得各地方種種不同的制度，和經濟方面的私見，日益而趨於發達。經過法國革命，和拿破崙再造世界的大變動，這種普遍流行的意識和駁雜統一的觀念，還是佔據了德意志人民直覺本能的一部。

中古初期的人們，雖是去古未遠；但對於那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記述的希臘獨立城邦，是毫無所知的。自從他們離開了近似部落的組織以後，他們記憶中熟悉的事，便是龐大和

統一的羅馬帝國。因此，當那第八世紀時，奧斯達拉西亞法蘭克族 (Austrasian Franks) 重新建造他們先人墨羅溫朝 (Merovingian) 王國，和他們的偉大領袖查理曼 (Charlemagne) 把勢力拓展到歐洲大部分的事；在他們想來，這便是羅馬帝國的復活。因為高盧 (Gaul) 的住民，原是一些羅馬化的基督教徒，他們的主教，在六七世紀蠻族大擾亂的期間，他們却是維持秩序的唯一勢力者，備受羅馬政制和習俗所薰染的。實際上說起來，他們各在各的教區裏，確已執掌和實施羅馬省治官吏的職權的。至於他們虔誠的信奉基督教，原已超勝過單是蠻族的慕向了，所以從宗教觀點着想，羅馬帝國實是沒有在四七六年滅亡哩！當那基督教徒和多那忒教派 (Donatists) 爭持時，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曾說過：教會便是羅馬帝國的存在；因為他是普遍人類信仰的統治者，享有極大威權的緣故。所有羅馬的學術和文化事業，以及種種先人的遺物，大概都保存在教會裏面。這種臆說，可據羅馬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把意大利的省疆和城市，許給教皇去領治的一件事，證明他非屬虛妄。所以偉大普遍的威權，原是屬於羅馬，便是屬於基督教徒，而且在八〇〇年頃，查理大帝是有西國全部在其統制中，當時沒有

其他勢力可與他匹敵。

依據聖奧古斯丁——古代西方基督教會中最有權勢的神父之一——遺傳下來的思想：人類的社會組織，可分兩方面：一是屬於宗教的；一是屬於世俗的。每一方面也有他的統治代表者，教皇和皇帝便是。那查理大帝的舉行加冕禮，或是教皇的一種權謀在東西教會分離以後，用以反抗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或是一種狡滑的嘗試欲使世俗的皇帝屈服於宗教的威權之下。但根據近代的思想：這事卻是完成一種理想的代表現象，就是把那被統治的西部基督教國，聯合為一，由一個共同管轄者去治理；並且釀成了一種統一的觀念，很普遍的流行於中古時期一般的政治思想界；尤其是在那丹第（Dante）的名著，叫做君主國（*De Monarchia*）裏，更能發見這種統一觀念極高度的意義。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曾經說過：查理大帝舉行加冕典禮的事，那是代表者的結合，不是被代表者的統一。這是教皇和皇帝本身兩相結合而為一罷了。他的這種話語，不特適用於查理大帝，並且同樣的適用於英格蘭的查理

士第一（Charles I.）。

公元九六二年，那西部帝國第二次建造起來，我們便給他這個徒有其名的稱號，叫做「神

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 這個帝國原是恢復了那據有薩克森(Saxony)

公國爲中心的舊帝國。他的疆土分界，和方言區域，是經過百年以上的逐漸變動而規定的，他的居民，是屬於原始，而且富有自覺特性的；所以他們能够很光榮的抗拒東方侵襲的敵人；又能利用教會人士，充任宣傳宗教的拓殖者；更能善於處理德意志境內其他民族所據有的封土，使得中歐全部得到和平和尊重法律的安寧。但是這個新建的帝國，若與查理大帝時代的相比較，却是迥然不同。第一是版圖的狹小，他僅占有維丹條約(Treaty of Verdun)——八四三年——

所瓜分帝國領土的東部和中部的南半罷了。第二是封建制度的確立。尤其特別的，便是這個新帝國包含着兩種要素，倒是相互對抗的。因爲他一方已結合了德意志王國，他方又聯屬着意大利雙方對抗的重要當然不至過於測度的。但是，查理大帝決沒有感到這樣抵牾的事。他是一個威權蓋世的人物，如同亞歷山大(Alexandor)或拿破崙(Napoleon)一樣，仗着他的武力，合併了一切凶悍好戰的民族；以後，他就刻印種種法規和律令，頒行於全帝國境內，並且不顧種族

的界限怎樣，他卻把統治權盡量地拓展；其結果竟把西方所有的教會團體，都置諸自己的管理和宰制底下。

然而，德意志的君主，卻是不能做到這步田地的。因為從查理大帝時代起，直到了他們的統治時期，那社會的組織，已經演進到一個尖銳的結晶化（Crystallization），就是一種以土地關係相聯屬的新秩序，此時已成立而存在，所謂封建的主權，起來替代政治的統轄了。這種事實，在查理大帝時，已見其萌芽而漸趨於發達；到了他死之後，卻有很迅速的進步了。所以在九世紀後半期，正當那北蠻人（Northman）與斯拉夫人（Slave）侵入歐洲時，一般苦無依賴的人民們，羣赴臨近地方公侯和邊將那裏去，求他們的保護。同時，他們便把自身委託於那些公侯和邊將；而公侯和邊將們，便把所有的土地，分封給他們。在一種公約之下，彼此原是相互保護的；不過這班領受土地的人們，務須忠誠愛戴，分封土地者永遠做主人便是了。這樣，分封土地者叫做「地主」（Lord），受封土地者叫做「佃戶」（Tenant），地主和佃戶相互維繫的關係，便叫做「封建制度」（Feudalism）。這種制度，除却那些有特別而且周密的統治組織，足以限制

他發生，如同諾曼 (Norman) 人所建的王國之外，大概很普遍的存在，從中隔絕了君主和人民的政治關係。這種政治上的隔絕，在第十世紀裏，是最明顯的事實。因此，德意志的國王，在他們未能建設個皇族的統治階級，掌有實力去處理各方事務之前，完全要靠封建貴族的擁戴，和依賴封建貴族扶持的。這樣，他們就時常有嚴重的內部問題在其前途了。再，這是一種傳說的制度：他們一方要戴起意大利王國的王冠；一方又要享受羅馬帝國的帝號。爲要很和平的維持這個地位，他們就不得不在意大利境內，鞏固着那優越的威權了。因此，他們在初則紛心於外，疏忽了國防的事務，繼後也就惹起了各地的反抗和羅馬教皇的對敵。這種現象，在十二三世紀時，是最顯而易見的。所以那羅馬教皇怎樣利用意大利地方反抗，來與德意志國王爲難，在歷史上這是一件最有興趣的事情。

如要判斷他們的成功和失敗，倒要看我們所注意的事，是關於他們地位上的那一方面。若是注重他基本的工作和義務，凡是德意志國王所應負的；那末，他們的職責，單是怎樣去建設和統治個堅實而鞏固的王國。若是以怪誕而奇異的思想作根據，把他們看做古代羅馬的繼承者

狄奧多西 (Theodosius) 帝和查士丁尼 (Justinian) 帝的後嗣——那末，他們執掌了政治的威權，替代上帝統治世界，應即拓展其勢力以至於無窮。這在他們的地位上，顯然有這兩種衝突，却是無庸置疑的。因此，現今在德意志境內，就有兩派歷史家，爭論從前那些皇帝，超越德意志國境的一種政策，是否正當的事情？一派叫做「小德意志」 (Little German) 擁護濟拍爾 (Sybel) 與近代杜麥 (Friedrich Schaefer) 和柏羅 (Georg von Below) 等的主張，極端贊成中央集權，和強有力政府的建設；所有好高騖遠，專事外競的行爲，他們都認爲不正當，一致予以嚴厲攻擊的。有時，他們曾發起反動，與所謂「大德意志派」 (Greater German) 相對抗。所謂「大德意志派」者，便是一些隸屬於那基則布勒喜 (Giesebrecht) 和非克 (Ficker) 們的門徒；他們時常指示着古代德意志皇帝的政策，怎樣幾近乎成功；怎樣可得其繁盛；並且羨慕了那些中古時期德意志偉大人物的代表者，能够努力與基督教會相角逐。對於這兩派的見解，我們可無須加以任何的相讓；倒是更有利於他們的事。因爲無論那一派的見解，都可幫助我們去了解這個問題在德意志歷史上，究竟佔據了怎樣重要的地位？就是德意志王國，和神聖羅

馬帝國是否彼此會得相互的利益。關於這個問題，那帝國初期的三百年，是無可說，而事實的解答，如今來把他研究一下吧！

第二章 帝國的強盛時期

在德意志史上，那實際創造帝國的始祖，便是薩克森 (Saxon) 公亨利第一 (Henry I.)

不過他並未加上了神聖羅馬帝 (Holy Roman Emperor) 的會號罷了。那喀羅林朝 (Carolingians) 的君主，雖是佔領了查理大帝的帝國領土的東部——八四三年所瓜分的——卻很少成功去消滅當時強盛的地方觀念，在德意志民族所據的各公國裏面。在那些公國中，有最強而且最特異的，就是薩克森了他據有萊茵 (Rhine) 與易北 (Elbe) 兩河間的區域。

哈茨山脈 (Hartz Mts.) 和黑森 (Hesse) 高原為其南邊的天然疆界，所有住此處居民，其習俗奇異，並且富有極強的地方觀念和深刻的迷信思想的。

在那九一九年時，一班薩克森的貴族，和弗蘭哥尼亞 (Franconian) 的同僚相攜手，共同
舉了亨利第一爲薩克森國王，這個新立的君主，與他先輩康拉特 (Conrad) 的政策不同，對於
其他那些德意志境內諸侯邦，免却武力征討，代之以妥協和議的方法與他們相親睦。但是，到了
他的水腫者孫子第一 (Otto the Great, 956-972) 時，却又改變容認的態度，採取一種積極的
手段了。他從一些不易就範的公國，暗中逐漸佈置到自己親戚的手中，使他們結成一種平衡的
勢力，以與那些強大諸侯，如帕拉泰因 (Palzgrafen or palatine counts) 公爵等相對抗。同
時他又從那高級教士——主教和主持——之中，造成一個很有裨益的統治階級。就是他很自
注意的委選一些高級教士，授之以封土，使他們成爲直接隸屬的總佃戶 (Tenants-in-Chief)
與薩克森王國有緊密的結合。然而，亨利和鄂圖二君最重要的事業，還在抗拒外敵，與擴展和拓
殖邊疆方面。在西邊呢，洛林 (Lorraine) 地方，當時包含着上下羅特靈根 (Upper and Lower
Lotharingia) 兩部——就是比利時東部 (E. Belgium) 盧森堡 (Luxemburg) 以及現
今的洛林等地——是在九二八年據爲所有的。但在東北方面，當那九三〇年時，正有丹麥人

(Danes) 不時襲擊弗里西安 (Frisia) —— 荷蘭 (Holland) —— 沿岸 汝德人 (Vends) —— 斯拉夫族之一派住居易北和荷得 (Oder) 兩河間的 —— 蹂躪 薩克森東境；還有馬札兒人 (Magyars) —— 匈牙利族 (Hungarian Tribe) —— 更是最為凶悍的健敵。從九二八年至九三二年間，亨利第一專與汝德人戰，殊得勝利；佔領勃蘭登堡 (Brandenburg)，便建築了彌森 (Meissen) 為將來戰爭的根據地。於是他再率軍南下，襲入波希米亞 (Bohemia) 強迫其君汶塞斯羅氏 (Wenceslas) 獻地請降；再將其地轉封給他，使他成個德王的臣屬。至那斯拉夫人，也於九三三年在雷得 (Rade) 被他擊敗，一時竟至不可收拾；到了九三七年以後，才得恢復實力，再行侵犯巴威略 (Bavaria) 地方。再，匈牙利人的侵擾，未到九五五年，亦在勒赫麥得 (Lechfeld) 被亨利的兒子 鄂圖把他消滅了。這兩個薩克森國王所得到的勝利，便促進國內一些小堡壘 (Burhs) 的建築和防守區域 (Marks or defensive areas) 的規劃，沿着易北河之外的東邊國境上面。並且他們更努力於基督教的宣傳，去感化那些信奉異教的居民。所有被征服地方新成立的教區，便合併馬因斯 (Mainz) 和不來梅 (Bremen) 兩省；而馬德

堡 (Magdeburg) 大主教管轄地，便這樣造成了。在那高大炫赫，略似羅馬式建築的馬德堡教堂裏，至今還是帝國第一的休息場所。講到德意志東邊國境的拓展，這是因為當時德王正是多事之秋，未能盡力從事發展；却靠了一些高級教士和邊防大臣們，如赫爾曼比蘭格 (Hermann Billung) 給洛 (Gero) 和馬德堡大主教尉克曼 (Wichmann) 等，私自冒險進取，便把國境擴張起來。

因此，適九六二年時，德意志帝國的領土，包含有薩克森和巴威路兩公國及其附近的弗蘭哥尼亞，洛林，和斯瓦比亞 (Swabia) 等防守區域。那勃艮第 (Burgundy) —— 就是羅尼河 (Rhône R.) 流域和現今的瑞士 (Switzerland) 北抵巴塞爾 (Basel) 東至聖哥忒德山路 (St. Gotthard Pass) 及瓦列斯 (Valais) 東境——還沒有列入版圖，直到了一〇三三年。但波希米亞從九五〇年起，就是隸屬之地了。克倫地亞 (Carinthia) 的邊疆和他的屬地士的里亞 (Styria) 卡尼鄂拉 (Carniola) 和味羅那 (Verona) 等，在九七六年，合組成個公爵領地。瑞士還沒有成立；因為斯瓦比亞的邊防區，廣延到來因河 (Rhine R.) 發源地，斯普呂根山

路 (Splügen Pass) 以及巴威路的東南境——今日所叫提羅爾 (Tyrol) 地方——和幾個重要鎮市，如墨蘭 (Meran)、波都 (Bozen) 與布立散 (Brixen) 等，都包括在內。所以當時德意志帝國，踏過聖哥忒德、斯普呂根、斯忒微奧 (Stelvio) 以及布里納 (Brennor) 山路，便毫無阻礙了的直達意大利了。在那阿爾派因 (Alpine) 高山之下，開展着朝日向陽的倫巴底 (Lombardy) 大平原。此地市肆林立，河流縱橫，是個繁盛的區域。跨過這個大平原，沿着白灰色的大道，即抵羅馬城，便是當時世界的中心。

到了九六三年時，鄂圖第一便爲一種傳說的魔力所驅使，接受意大利的王冠，和羅馬皇帝的尊號了。這與查理大帝時同樣情形，倒有一些政治上的正當理由。就是因爲這時羅馬教皇，苦受意大利王阿達柏爾 (Adalbert) 的騷擾，和倫巴底人的侵襲，仍請求鄂圖予以保護的緣故。這時，德王而兼羅馬帝者，與教皇發生怎樣的關係，卻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當他南入意大利，屯軍於羅馬城外蒙得馬利奧 (Monte Mario) 時，即行立誓的說：他要盡力恢復教皇所失的領土，概行奉還於教皇；並且他委派任何統治意大利王國 (Regnum Italicum) 的人們，必須爲

教皇的忠誠保護者。這樣，教皇的職權，和教會一樣，便已成個獨立國家。除了實踐上述的誓言外，鄂圖對於教皇昔日由贈送而得的土地，把他加上了平坦狹長的中部意大利 (Central Italy) 那時的中部意大利，包含有拉維那 (Ravenna) 盆塔坡力 (Pentapolis) 多斯加納 (Tuscanum) 的一部，和薩丁那 (Sardinia) 等地。加添了這些土地，那羅馬教皇的原始遺產 (Patrimony) —— 羅馬和他的公國 —— 便就擴大了不少。但是爲了這封土的關係，皇帝便成個教皇的君主了。而且還有一件商定的事，就是教皇的選任，也要得到皇帝的核准了。因此，意大利王國至是就沒有皇帝派遣的統治代表，而教皇一方是爲宗教上領袖，他方卻是意大利的統治者，因就成了皇帝封土的臣屬了。羅馬皇帝享有教皇的選任權，直延到十一世紀中葉才終止哩。但從另一方面說，經過久長的時間，教皇倒反改變了世俗同僚的局面，來操縱着承認，或否認被選皇帝的廢權。

鄂圖自舉行加冕典禮後，最後十二年的統治時間，只有二年的歲月，消磨在德意志國內。這不是他玩忽了自己的祖國，實在更有其他重大關係的事故。他死了之後，這個重大的責任，便明